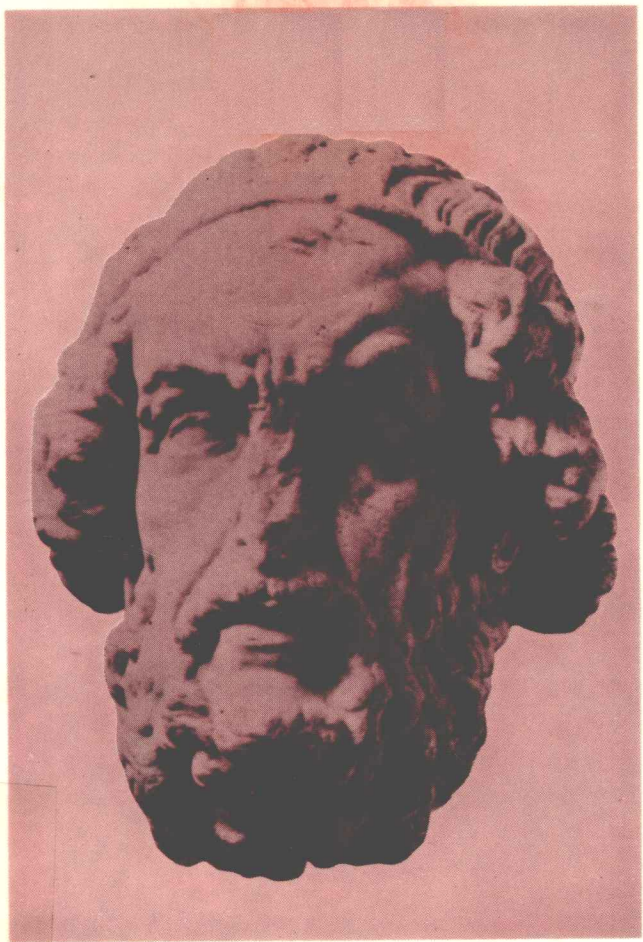


西方思想家譯叢①

馬 荷

作者：Jasper Griffin

譯者：黃秀慧



西方思想家譯叢①

荷馬

Homer

Jasper Griffin 著 黃秀慧 譯

荷馬

格里芬 (Griffin, Jasper) 撰 黃秀慧譯

民國72年 臺北市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印行

[2]90面 21公分

原書名：Homer

民國七十三年第二次印行

附：其他譯本介紹、推薦書目、人名註釋及索引

I. 格里芬撰 II. 黃秀慧譯 III. 西方思想家譯叢

871.31

163

8457、73

NT \$100.00

序

本書談及荷馬史詩的歷史背景、來源及詩本身的特質，但主要探討的卻不是這些課題，而是要解釋詩裏基本的思想與其傳達的訊息，並指出它對我們及後代子孫的重要性。

寫這麼一本書必須借用自古至今許多學者、作家的研究成果，應該歸功於他們，但要詳細列出這些名單似乎不太可能，只有籠統的在此表示謝意，希望大家別認為這只是形式而已。同時還要感謝這套書的編者湯瑪斯先生 (Mr. Keith Thomas) 與牛津大學出版社的哈迪博士 (Dr. Henry Hardy) 幫我修訂這本書，以及內人幫着查驗一些證據資料。

格里芬 (Jasper Griffin)

目錄

序.....	I
第一章 荷馬的史詩.....	1
第二章 伊里亞德.....	17
第三章 奧德賽.....	47
第四章 結論.....	81
各種譯本與希臘原文本.....	83
推薦書目.....	85
人名註釋及索引.....	87

第一章 荷馬的史詩

任何用在世界偉大古典作品上的努力及伴隨而來的成果，都不會虛擲；在岩石上刻下一個字，遠比在水面或沙上寫一千個字要有用。

——葛萊史東 (W. E. Gladstone) [荷馬研究]

西方文學始自荷馬。〔伊里亞德〕(*Iliad*) 與〔奧德賽〕(*Odyssey*) 這兩首長篇英雄敘事史詩是突然出現的，我們對這兩首史詩之前的詩文知道得很少，而散文作品當時也還未出現。古希臘人一直為這兩首史詩所魅惑，把它們當做希臘人教育的基礎——儘管柏拉圖激烈的反對這麼做。羅馬人也接着被它們所惑，味吉爾 (Virgil) 便是以荷馬為典範，而後世的但丁 (Dante)、米爾頓 (Milton) 又以味吉爾為典範；荷馬的詩句也仍是但尼生 (Tennyson)、卡山札基 (Kazantzakis) 與喬哀斯 (James Joyce) 的靈感泉源。假如要找個理由來解釋為何將荷馬收入這套討論「以往的大思想家」而非文學論評的叢書，也許可以引用阿諾德 (Matthew Arnold) 的評語，他說荷馬的偉大處在於其「將思想超卓奧妙地應用到生活上」(見〔論翻譯荷馬〕*On Translating Homer*, p. 172)。本書的目的便是解釋並評斷這句話。

凡是翻開這本書的讀者首先該做的，當然是去讀讀這兩

首史詩的原文，所有討論它們的書，都不及它們本身那麼有趣和能帶來愉悅。我們有很多譯本，但沒有一本是完全令人滿意的。儘管一個好譯者能將索弗克里斯(Sophocles)的作品大體上譯成莎士比亞的風格，或將味吉爾的詩譯成米爾頓的風格，但在英國文學裏並沒有和荷馬史詩性質相同的東西，因此這麼多荷馬史詩譯本中，沒有一本可以稱得上是範本。本書的譯文是根據維多利亞晚期由蘭恩(Lang)①、李夫(Leaf)、梅耶(Myers)②等人譯的〔伊里亞德〕譯本(Macmillan, 1882 出版)，以及布契爾(Butcher)與蘭恩譯的〔奧德賽〕(Macmillan, 1879出版)加以修訂，該譯本想以散文體譯出詩句，應該較易讀懂，但它的文體又稍嫌古典了些。而企鵝叢書里歐(E. V. Rieu)翻譯的譯本，儘管是白話語體，卻頗能傳達荷馬的感人魅力。

兩首史詩都和特洛伊戰爭有關。在荷馬死後數世紀，希臘的學者與史學家討論特洛伊到底是何時陷落的，結果大都認定是在西元前一八四四年。對詩人荷馬而言，他敘述的故事是發生在遠古神話時代，那時的人比現在更高大更強壯，而諸神也在人間活動。我們不知道那個時代究竟是在多少年前，也不知道在荷馬生存的時代為何已沒有諸神所生的英雄，別的古詩人都試圖提出有系統的解釋理由，但荷馬沒有；他不這麼做是有用意的，這樣他作品的引人之處便在於敘述那些人物經歷的事件和他們的偉大真實，而不在於使他們理性化或是評斷他們的是非。

特洛伊戰爭的起因是特洛伊王子巴利斯(Paris)誘拐了斯巴達國王曼尼拉斯(Achaean Menelaus)美麗的妻子海倫(Helen)，很不羅曼蒂克的是，巴利斯同時也偷走了「許

① 譯註：蘭恩(1844-1912)，英國民俗學者、詩人及文學家。

② 譯註：梅耶(1843-1901)，英國詩人及散文家。

多寶藏」(見〔伊里亞德〕，卷13，626行)在這個故事後面還有個「巴利斯的評判」故事是荷馬沒寫出來的，那是說巴利斯被諸神召去評定誰是最美麗的女神，是諸神之后希拉(Hera)，戰神雅典娜(Athena)，還是愛神阿芙蘿黛(Aphrodite)？巴利斯選了阿芙蘿黛，因為她答應以世上最美麗的女子為報。這故事的本質是一個寓言，到底男人最渴望世上最好的生活是當個偉大的國王，或是威武的戰士，還是生活在愉悅中？而這故事的重點是：巴利斯的選擇給他的人民帶來惡運。荷馬沒有平鋪直敘的把這段因由交代出來(這不合他的口味)，致使希拉與雅典娜對特洛伊的憎恨，顯得邪惡而又不可理解。

曼尼拉斯的哥哥——富有的邁錫尼王阿格曼儂(Agamemnon, King of Mycenae)是希臘最偉大的國王，他率領龐大的遠征軍，橫渡愛琴海，懲罰特洛伊人並帶回海倫。這支遠征軍由許多聯軍組成，每隊聯軍都由英雄人物率領，其中最偉大的戰士是阿奇里斯(Achilles)，他是海中女神泰蒂絲(Thetis)和凡人皮流斯(Peleus)所生；其他希臘阿凱亞(Achaean)聯盟的英雄還有阿加克斯(Ajax)、奧迪修斯(Odysseus)、戴奧米德(Diomedes)和納斯特(Nestor)。在〔伊里亞德〕一開始，這些希臘英雄已經圍攻特洛伊有九年之久。

詩的開頭阿格曼儂和阿奇里斯正因戰利品如何分配而爭執，一場大吵後，阿奇里斯憤而退回自己營帳，並請求他母親運用對諸神之王宙斯(Zeus)的影響力，讓阿凱亞軍吃敗仗，這樣他們就不得不來求他加入戰鬥以救援他們。這個計劃逐漸生效，在詩的第九卷，絕望的阿格曼儂果然派使者帶着厚禮來求阿奇里斯。照慣例，阿奇里斯應該就此讓步，但他對自己遭到的待遇憤慨極了，他的怒氣未消，不肯接受阿

格曼儂的求助。於是戰爭繼續在沒有他參加的狀況下進行，阿凱亞聯軍受到愈來愈重的壓力，統帥一個個受傷，而特洛伊英雄海克特（Hector）則在天神宙斯幫助下殺到海邊，想把希臘人的船隊燒掉（卷15）。這時阿奇里斯最親密的戰友軟心腸的帕特洛克魯斯（Patroclus）再也不忍坐視朋友受到的災禍，阿奇里斯也准他穿着自己的盔甲去助戰。他奮戰多時，最後被海克特殺死，海克特還剝下他身上穿的阿奇里斯的盔甲，阿奇里斯又憤怒又傷心，決意殺死海克特——儘管他母親曾告訴他海克特一死，他的死期也不遠了。阿奇里斯手戮許多特洛伊人，最後和海克特面對面決戰。海克特起先轉身想逃，但最後還是站定了和他決鬥，結果被殺。阿奇里斯仍然充滿傷痛憤恨，不肯讓別人收葬海克特，把他的屍體拖在自己戰車後面。在詩的最後一卷，諸神插手此事，在夜裏帶特洛伊王普瑞安（Priam）來贖回兒子的屍體。老國王和他的殺子仇人相對落淚，認清彼此的偉大與凡人共同的不幸。全詩就在海克特的葬禮和哀悼聲中結束。

〔奧德賽〕始於距此十年之後，敘述最後一位自特洛伊返鄉的英雄的冒險經歷。在兩詩之間，特洛伊終於在被圍困的第十個年頭陷落。〔奧德賽〕簡短的倒敘希臘人以木馬奇計進入特洛伊城、焚城、征服者混亂的派系、他們的酗酒與粗野，以及在各自返回家園時所遭到的許多劫難。阿奇里斯在希臘人劫掠特洛伊城之前便被殺了，阿加克斯不久後也自殺，而凱旋歸國的阿格曼儂國王，則被他不貞的妻子和她情夫合力謀殺。這些連繫兩詩的情節，主要是由納斯特（卷3）、曼尼拉斯（卷4）口中敘出。

〔奧德賽〕主要內容是述說諸英雄中最慧黠最堅忍的奧迪修斯返回故鄉綺色佳（Ithaca）的過程。詩一開始，他迷失在女神凱莉梭（Calypso）的島上，這位女神愛上他，不讓

他走；在這同時，他的妻子潘內樂波（Penelope）則在他家被一羣不受歡迎的王公貴族包圍，他們在他家舉行酒宴，競相消耗他家的美酒佳餚，想迫她嫁給他們中的一人。奧迪修斯的兒子泰利馬卡斯（Telemachus）在父親離家時尚在襁褓中，如今則只能無助的在一旁眼睜睜的看著。此詩有雙重情節，和〔伊里亞德〕的單一敘述形成對比；在前四卷中，雅典娜激勵泰利馬卡斯趕走那羣求婚者，並離家打聽父親的消息。他受到納斯特和曼尼拉斯的款待，在旅途中逐漸成長。其後的四卷詩裏，凱莉梭奉宙斯之命，釋放了奧迪修斯，他便造隻木筏離島而去，結果在費阿欣國（Phaeacian）的海岸外撞沉。卷九至卷十二，奧迪修斯告訴費阿欣人他的漂泊經過，他曾遇見海上女妖賽倫（Sirens）與獨眼巨人族（Cyclops），還到過死之國度。然後費阿欣人護送他回到綺色佳島的家園。這時泰利馬卡斯也回到家，他避過那羣求婚者的伏擊，和父親聯手對付敵人。奧迪修斯偽裝成乞丐，受到自己家中那些求婚者辱罵。最後潘內樂波似乎屈服了，滿面淚痕的取出奧迪修斯的強弓，聲言誰能拉開它並射穿一排斧頭，她便嫁給他。沒有一個求婚者能拉開這張強弓，最後奧迪修斯接過弓，拉開，射穿斧頭，然後在兒子和兩個忠實的老僕幫助下，殺掉所有的求婚者，和潘內樂波團聚。那些求婚者的親人設法報仇，但未成功，雅典娜女神給綺色佳島降下和平。

首先要說明的是，除了兩首流傳至今的史詩外，我們對荷馬這個人一無所知。當希臘人開始對傳記感興趣時，發現對這個他們稱為「最偉大的文學寶藏」的詩人竟然毫無記載，只傳說他是個瞎眼的遊吟詩人。希臘人把兩首史詩都歸為荷馬所作，只有極少數的奇特之士說是兩個不同詩人所作；如今大部分學者都認為〔伊里亞德〕先成篇，〔奧德

賽]則是後來另一位詩人所作，只不過受到〔伊里亞德〕極大的影響。這種說法的論據有一部分是技術性的，牽涉到一些語言的特色，但有些論據則較為平易，我們會在後面予以說明。〔奧德賽〕的諸神行為方式和〔伊里亞德〕不太相同，賦予另一種有關「英雄」與「道德」的觀念，它容納了更為開放更具變化的趣味。全詩好像不是出自詩人之口，而是繆斯(Muse)女神賜給他靈感並借他之口說話，在二萬七千行詩句裏沒有說出任何一件有關作者的事情。「荷馬」這個人在「荷馬史詩」的光輝裏失落了，他的名字實際上只是這兩首史詩的同義字。根據語言、考古、歷史的研究，大約西元前七二五年，在小亞細亞海岸或愛琴海中某個島嶼上，有位偉大的詩人構思出〔伊里亞德〕，也許是一個世代之後，另一位詩人創造了〔奧德賽〕這篇規模與內涵都能媲美〔伊里亞德〕的史詩。

這兩首詩從創生出來就從未過時，也從未失去人們的注目。像英格蘭的〔貝奧武夫〕(*Beowulf*)、冰島的〔艾達〕(*Edda*)之類的早期英雄史詩，不是老早過時就是被人忽視，這似乎是它們的正常命運，假如幸運的話，也許它們會被人重新發現。有些(如古羅馬史詩)則當人們認為值得研究時，它們已經佚失了。荷馬史詩卻從未遭到這種惡運，自成篇以來便不斷被人誦讀，早先在希臘是如此，後來在西歐也是如此。以這方面而言，它們和同時期所有的文學作品都不同(〔舊約聖經〕除外)；古埃及人、蘇美人、巴比倫人及所有其他古民族的作品早已佚失了數世紀之久，只靠近期西方學者的闡釋才略知梗概；而某些歷史與地理上的因素則使古代的西方人對印度和中國的文學一無所知，因而這些東方文學也不可能直接影響到歐洲的歷史和文化。

雖然我們無法讀到荷馬之前的詩，但對這些荷馬史詩所

從出的背景有點概念，能够更幫助我們了解荷馬的成就。這可以從幾方面來說，首先，希臘人的遠祖印歐民族有一種描述英雄的韻文傳統，我們可以在印度的古文學、日耳曼早期的短敘事詩、盎格魯撒克遜的〔貝奧武夫〕、愛爾蘭古文學裏找到一些現存的例子；一些像英雄的憤怒撤兵、親朋好友間作殊死戰、封建式的效忠或不孝以及報復等主題，一再在這些作品裏出現；另外就是同樣都認為當戰士是光榮的，他們為此而戰，也得到光榮的報償。我們可以看出荷馬是源於這種傳統，和其他支流相比，更能顯出他獨創之處，以「復仇」的主題為例，在兩詩中它都是英雄行動的主要動機，但日耳曼傳統中復仇的渴望經常將英雄迫入自我毀滅的狂熱暴力中，和奧迪修斯經過深思熟慮的理性行為大不相同，和〔伊里亞德〕中深切的自知之明與對人類的同情也形成強烈對比（當普瑞安和殺子仇人阿奇里斯相見時，就顯出這種自知與同情）。

除了這個傳承自祖先的傳統外，古希臘人還和東方悠久輝煌的文明有過接觸。荷馬史詩的故事發生年代約於青銅時代，那時邁錫尼盛產黃金，我們也稱之為「邁錫尼文明」時代，約當西元前一四〇〇至一二〇〇年之間。荷馬史詩作成的時期比這稍晚，但確實使這早期的史詩變得具象化了。這是當時一片廣大地區的文化接觸之一（甚至已達相當程度的融合），這片廣大地區，從希臘越過愛琴海直到安那托利亞（Anatolia 小亞細亞一帶）的西臺（Hittites）與迦南人諸國（諸如現今敘利亞的烏格瑞特 Ugarit）、塞浦路斯、埃及甚至美索不達米亞等地。這些國家互相通商，以王室聯姻相結，它們也創造文學，希臘便受到這些文學的影響。

例如荷馬熟悉的一個故事：天神宙斯有父親克羅諾斯（Cronos）及祖父烏拉諾斯（Uranus），這兩人都被自己的

兒子逐下諸神之王的寶座，這種繼承法在原初的印歐民族觀念裏是沒有的，必定是從西元前一〇〇〇年之前的東方文化裏借取來的。此外，在荷馬史詩裏我們一再看到諸神開會討論凡人的行為和命運，這種特色同樣也源於東方，在美索不達米亞和古敘利亞的文學裏就有這種諸神會議，希臘宗教裏是沒有這種東西的。

這兩個不同的傳統匯聚在荷馬的史詩裏。我們還要考察一下實際的歷史；詩人記憶裏有過一個時代，那時來自北方的最後一波入侵者——強大的多瑞安（Dorian）部族尚未來到希臘，邁錫尼的國王還是希臘偉大的統治者，統率一大羣使用青銅武器的軍隊。據我們現在所知，實際的歷史情況是這樣的：邁錫尼這個古典時期不甚重要的地方，在上古時代的確是強盛的中心，但詩人本身生存在邁錫尼文明已被摧毀之後，希臘的範圍已較小，環境也較簡陋，因此對上古時代的生活是個什麼模樣已經不能真正明瞭，他們描述的英雄都是沒學識沒文化的，但我們知道實際上邁錫尼人保存了詳盡的官僚制度紀錄，並非沒有學術。史詩中阿格曼儂的地位也很曖昧，他是最高指揮，比其他英雄更有威權，但他們通常都顯得和他地位平等，可以自由選擇跟他並肩作戰或離棄他統領的遠征大軍，當阿奇里斯威脅說他要離開特洛伊回家去，阿格曼儂也只能說：

假如這是你心所欲，那麼，去吧，我不要求你為我留下——還有其他人會尊敬我榮耀我，何況天神宙斯將指引我（見〔伊里亞德〕，卷1，173行）。

有時詩裏的國王更像中古黑暗時代的農夫，而不像古邁錫尼和提林斯（Tiryns）建造強大堡壘的有權勢統治者；我們看到很實際的畫面，像是普瑞安國王的幾個兒子親自為他的馬車裝馬具，而他還罵他們是飯桶（見〔伊里亞德〕，卷24，

247, 280 行)，普瑞安也要親自去餵馬（卷 5，271 行）。在〔奧德賽〕裏，曼尼拉斯家來了兩個不速之客時，僕人都暗忖主人是否能應付得過來（見〔奧德賽〕，卷 4，26-36 行）。可是其他時間荷馬描述的宮殿又是金碧輝煌，顯得很不一致。

最重要的，阿格曼儂的時代被描述成一個英雄的時代，那時的人類比現在更高大更強壯，更接近諸神，諸神也直接干預凡人的行動，甚而和他們混居在世間。因此那是個特殊的時代，人的行為也成為人類生活的整體代表。我們可以看出人類生活的本質與限制——它受到諸神干涉，人間一切像是透明的，神的力量在背後操縱。許多民族都有歌詠英雄時代的詩篇，它們也都明白顯示，所描寫的並非純粹真正的過去歷史，因為那時代在感覺裏應該是特別的、有特殊重要性的，描述那時代的故事應該就是「神話」。這個神話時代非常短暫，像底比斯（Theban）和特洛伊戰爭的時間大約只有兩三個世代（六十到九十年），但這時期似乎自成段落，數千年來這段史實一直是詩、畫、戲劇及雕刻的題材，由希臘羅馬一直傳到文藝復興時代的歐洲，而義大利第一部歌劇以希臘神話為題似乎也就很自然了。後來莎士比亞的〔維納斯與阿都尼斯〕（*Venus and Adonis*）、韓德爾（Handel）的〔阿西斯與蓋拉提亞〕（*Acis and Galatea*），以及達文西、提善（Titian）、蒲桑（Poussin）都莫不以希臘神話為其作品之題材。

希臘神話的最大特色是英雄與英雄故事占了主要地位，這使得它和世界其他神話都不一樣。在其他神話裏，我們通常會發現更多關於諸神、世界初創、動植物及人類的繁衍，以及具有人或超人性質之會說話動物的活動等題材，英雄事蹟不是不顯眼就是根本沒有。荷馬史詩在希臘文學占有至高

地位，也就是因為它純粹描述英雄；以人類形象與人類活動來代替一些異常的、含糊的、獸類的敘事，可能是希臘文明裏最重要最持久的成就——在文學與藝術兩方面都是如此，而在〔伊里亞德〕裏這種成就已經很圓滿了。

這種成就是靠着自覺的深思、自成一格的風格與巧妙融合不同要素而獲致的，我們可以看出〔伊里亞德〕和〔奧德賽〕融合了往昔邁錫尼文明與詩人時代的特色，例如詩中描述的英雄都是以青銅武器作戰，但一些不經意的筆觸又顯示出詩人熟悉的是鐵製武器。詩人也常把似史上真有其人的人物和一些來歷大不相同的神話人物交錯在一起，例如海倫是脫胎於植物女神，她被誘拐走後來又被帶回來的經歷，一如狄米特（Demeter）^③的女兒「五穀少女」普西芬妮（Persephone）^④的遭遇；又例如阿奇里斯，他是海中女神之子，是摩米登（Myrmidon）這個神話中好戰民族的領導人，也是許多希臘古詩裏除了足踵外全身刀槍不入的英雄（在荷馬史詩裏倒未述及此特點）。圍攻特洛伊的戰士還包括遠住在小亞細亞另一端的利西安人（Lycians），以及屬於底比斯（Thebes）神話系列的戴奧米德；在〔奧德賽〕裏則出現有魔法的費阿欣人以及獨眼巨人等神話故事中的怪物，所有這些都和日耳曼的〔尼白龍根之歌〕（*Nibelungenlied*）相似，〔尼白龍根之歌〕將歷史人物與神話英雄混合，而且任意把人物從一個時代移到另一時代。由於荷馬史詩中敘事的魔力和描繪出的世界首尾一致，讀者不易覺察出它借取了別的來源，而批評家將這些地方指出來，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入的欣賞這些特質。

③ 譯註：狄米特為司農業、豐饒、婚姻的女神。

④ 譯註：普西芬妮被冥王赫特到冥界，成為冥后，但准其每年部分時間回陽世居住。

荷馬史詩的韻律很繁複，就像所有希臘韻文一樣，以長短音節交錯的形式構成，英語詩中的重音讀法在古希臘是不存在的。每一單元都是一段長句，保持基本形式，但容許一些控制下的小變化，有時甚至由十二到十七個音節組成。詩句的長度和複雜都是英雄韻文裏少見的。詩中所用字眼的意義對傳誦者而言已嫌曖昧，但感覺上很適合史詩的格調。同時，這些詩句也可能是直接簡明的，完全不是那種索然無味的堂皇字眼——這是味吉爾、米爾頓、拉辛（Racine）等人詩句裏常有的弊病。阿諾德（Matthew Arnold）在他的「論翻譯荷馬」中形容荷馬史詩的文體特質，就說：「極為明晰，極為簡樸，而又極為超卓奧妙。」

荷馬史詩的一個顯著特徵需要特別的註解，因為這雖然只是一個文體風格的問題，但其影響卻很大。荷馬史詩和所有史詩的傳統有別（那些它所從出的除外），它的明喻、比喻可能延伸到七幾行那麼長，例如，一位英雄「像獅子一般」勇敢，詩人會把這詩句延展成下述模樣：

阿奇里斯像獅子一般衝過去，像隻有破壞力的、全村人民會聯手捕殺的獅子：起先他會輕率的前進，但當人用矛刺傷他，他會張大嘴，激起精力，泡沫出現在他齒間，奮戰的精神在胸中高吟，他會用尾巴鞭打自己兩側，激勵自己戰鬥，他會目光炯炯的直直前進，一發動攻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阿奇里斯便這樣受憤怒與勇毅精神的驅使，面對面的遇到豪爽的伊尼阿斯（Aeneas）（見「伊里亞德」，卷 20，164-175行）。

這種比喻（「像獅子」）本身語意就完全了，達成修飾與變化的效果；但這種明喻（「像獅子」以下的敘述）和它描述的事物又不盡相同，因而有含蓄不盡的意味，譬如在這裏阿奇里斯並未真的受傷，他也未真的攻擊一大羣人；無疑

的這種不完全相符是刻意安排的，這樣我們就可看到兩幅不同的畫面，而不是一幅畫面重複兩次。

許多明喻是誇張的，採自獅子、野豬、蛇、暴風雨、洪水、森林大火，另一些則採自樹木、雲彩、星辰與寧靜的海。許多人類活動也在此出現，有些是極為實際的，如農事方面的灌溉、耕種、收割、打穀、踩榨，以及特殊行當如鐵匠冷卻炙鐵，伐木工人伐木，陶工轉動輪車，製革工人展開牛皮，工匠在橫梁上鑽孔，藝術家為雕像鍍金，婦女給羊毛稱重等。我們還看到小女孩哭着拉媽媽的裙子，女人在街上吵架，寡婦為亡夫慟哭，老父自病中復原等描述。有些明喻可說是不優雅的，例如阿加克斯被一羣特洛伊人攻擊時緩緩後退，被比喻成驢子在一羣小男孩噓趕下退出麥田（見〔伊里亞德〕，卷 11，558 行）；又如雅典娜替曼尼拉斯擋開一隻箭，被比喻成母親為睡着的孩子拂開一隻蒼蠅（見〔伊里亞德〕，卷 4，130 行）；又如奧迪修斯因憤怒而顫動打轉，被比喻成一鍋食物在火上沸滾。（見〔奧德賽〕，卷 20，115 行）。

這些明喻呈現各種景、物，引導並加強聽眾情緒上的反應，通常是引用些危險、刺激的事物，但有時也包括大自然、平和的農業、不同行業技術等。荷馬相信廣泛的題材都可以很高雅的表達出來，而不至有風格陡降之虞；整個世界都是史詩描述的對象，而不僅是戰爭或猝死。這種涵蓋性使得讀者相信實際生活的一切——而不僅是某些特殊部分——都能有公正的評斷，這點非常重要。批評家曾說，〔失樂園〕不能涵括孩童，因為孩童的自然和這詩的一本正經風格會形成強烈矛盾；像這種評論就不能用在荷馬身上。在荷馬史詩對後代歷史的影響中，這也是重要的一環，波普（Alexander Pope）曾寫道：「自然與荷馬是一體的」（見〔論批評〕